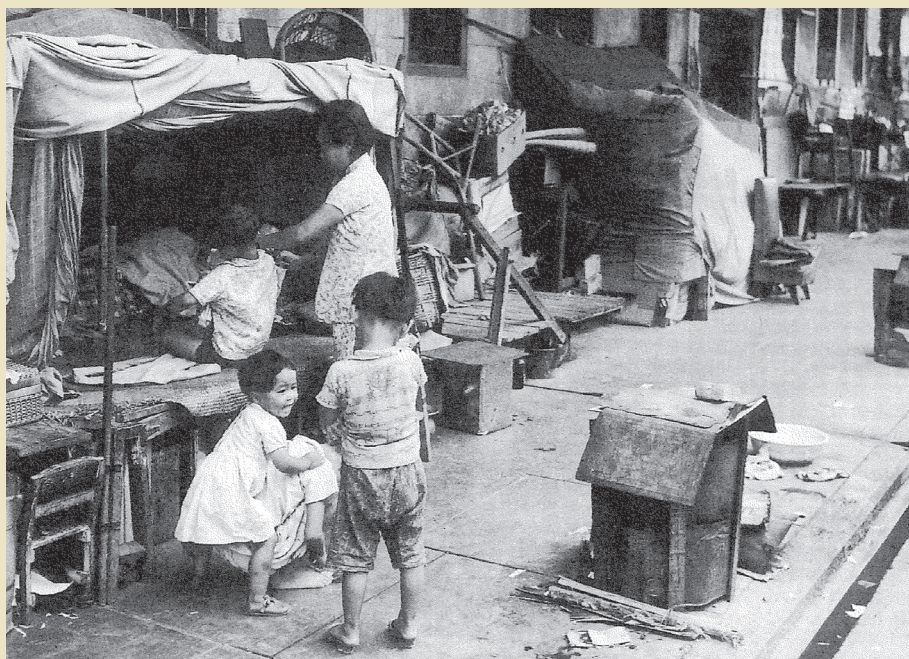


文潔華： 陋巷

「圖中所見，乃九龍深水埗大南街街邊的『住宅』。一個帳蓬、一幅蚊帳、一張木床，便是一個家。」



文潔華，1999，「陋巷」，《香港老照片（壹）》（78-79頁），
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。

* * * * *

圖中所見，乃九龍深水埗大南街街邊的「住宅」。一個帳篷、一幅蚊帳、一張木床，便是一個家。木床前面是一個用石頭與紙皮蓋著的鐵皮桶，是做飯的地方。「廚房」附近是「浴室」——一個小搪瓷盤，一家人用著洗面洗澡符排水口便是街邊的明渠，一切一目了然。至於「衣柜」和「書房」，便是木床邊的那一個籐篋和木板，板邊有張小木凳，是孩子們做功課的地方，木凳下面是「鞋櫃」。

小時候經常拜訪這類街邊的住家，也是在深水埗，但不在大南街，在海壇街。母親早逝，在病榻前把我和妹妹委托一位好姐妹照顧，她便是我的誼母，俗稱「契娘」。契娘的丈夫在北河街與海壇街交界處經營一個煙檔，其實不過就是一張摺椅和一個木做的放煙架。小時候每逢周末和妹妹到那兒去探望契娘，連坐的地方也沒有，就圍著煙檔玩耍。

煙檔附近有一條陋巷，內裡住著三兩戶人家，同樣是這樣的一張木床，一幅蚊帳，外加一個帳篷；一家四、五口便食住在一起，晚上也就堆著同睡。他們也有許多不速之鄰：巷牆上的，溝渠裡的老鼠，既是鄰居，也就無謂趕盡殺絕了。我和妹妹跟陋巷裡的孩子們一見如故，完全無陌生感。每次我們到訪，大家便蹲在陋巷裡用小石塊玩拋擲，打「公仔紙」，再不然用從學校撿來的粉筆頭在地上畫圖跳飛機，遊戲層出不窮，玩至晚上燈火起。我們玩得一身污塵汗臭，便在晚飯前排隊洗澡，每個人就是站立在街上一個搪瓷盤內，由大人用一塊破毛巾往身上淋，然後用一長方塊的勞工皂在身上擦塗，那是一塊用之不盡的褐色透明物體。夕陽斜照在街邊赤裸的小胴體上，有沒有羞恥感？起初還會用雙手掩著上身，但大人嫌

雙手阻住沖洗，也就連最後的私隱也「充公」。在那個貧窮的年代，私隱顯得十分奢侈。

陋巷裡的小孩都在一隻生果木箱上做功課，有時站著寫字，有時蹲在木凳仔上，手腳常挨木刺，便隨手把它拔出來。下午做功課的時候，偶然會聽到叫「芝麻糊」、「豆腐花」的聲音，那個人從遠遠的街口，擔著兩個木桶過來，就在巷口蹲下擺賣。我們總在等待大人們的憐憫，拋下一角幾分，換來一碗漆黑的液體，三兩個孩子分享著，冒起一股本能滿足的快感。

圖中的籐蓆是極品，夏天睡在上面，軟滑而不黏身，那是一份從不叫人失望的感覺。我們一群街邊的「野孩」，倦極時往上一倒，任由陋巷的蒼蠅在小腿和臉蛋上拜訪逗留，都憩睡得無比暢快，醒來便見頭上一片天。倒忘了在刮大風雨的時候，街頭住宅的光景。